气功+语言

于根元 著

4-0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内 容 简 介

人体科学跟语言学关系非常密切。作者是语言学者+气功教师，在气功和语言学两个方面都颇有成就。作者在这本书里叙述了自己在学功练功中同时利用语言知识成为气功教师的过程，又从人体科学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人体科学和语言学某些方面的碰撞，从而给两者都带来了值得重视的收获。

本书可供气功爱好者、人体科学工作者及语言学等方面人员阅读。

气功+语言

于根元　著

责任编辑　西世良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7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2年2月 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75

印数：0001—3,800　字数：8.5万字

ISBN 7-5062-1191-2/R·23

定价：3.80元

目　录

一、开　篇 …… （ 1 ）
二、超前意识 …… （ 13 ）
三、信而不迷 …… （ 28 ）
四、天假以年 …… （ 46 ）
五、不立文字 …… （ 70 ）
六、他心通 …… （ 84 ）
七、功　德 …… （ 92 ）
后　记 …… （10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r

一、开　篇

——于老师，你气功这么好，干脆搞气功得了。别搞语言学了。

——为什么？

——你看呀，你给我们讲气功，这么受欢迎。研究语言太清苦了，出书还那么难。

——我要问了：气功师那么多，你们干吗听我讲呢？

——我们信得过你。就说K吧，他说气功是假的，一听说是于老师讲，他也抢着要来。

——为什么？

——因为于老师是搞学问的，不是走江湖的。噢，又绕回来了。我明白了，于老师是语言学十气功。

——你是读过《大气功师》的。

——柯云路真不简单，书里写了好多语言学，还挺懂行的。

——书里说宇宙万物都是广义的符号。那么，语言是很复杂的符号的体系，把语言里面符号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是不是对认识宇宙有帮助呢？

——对了，语言学跟气功离得很近很近。怪不得好几个搞语言的人气功都挺好的，听说原来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也

是气功家。

——倪海曙先生在《回忆望道先生》里介绍过。他说："后来我知道先生年轻时练过武当拳，会硬功，能轻而易举地跳过一两张桌子。先生的体型是一种不论坐着和站着都好像生了根似的难以动摇的武术家的体型。"还有肖国政、李宇明、吴振国、周国光、李向农、万业馨、郭熙、郑全和都很有功夫。

——看起来语言学跟气功还挺有缘的。我现在也有信心了，我也能学好气功。

——应该是这样。再说，很多气功书是古籍，我们读起来总方便些。

——对。还用了好多行话，甚至于是社会语言学里的隐语。

——那是为了防止泄功。他说他的，听的人程度不同收获不同。程度高的，听得很明白。对某个问题琢磨很久了，快明白了，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了，听到有关的哪怕一句半句，窗户纸捅破了，明白了，豁亮了。程度不到的人听了莫名其妙。

——是不是怕功德不好的人学了去。

——对功德好但是程度不到的人说早了也不好。学功要健身，还要益智。不说透，学员自己悟，悟出来了，觉得有意思，而且自己悟出来的功夫比较扎实。说早了还有个毛病，学员一试，功夫没有出来，就会有畏惧心理，这个功夫以后也不容易出来。老师说功往往把很重要的话放在很多一般的话里轻描淡写地说，程度到的有悟心的人，要把这重要的话听清楚了，听明白了。这跟通常的讲课不同，画重点，反复强调，教气功不这样。气功说"语忌十成"，话说透

了，说清了，是堵塞别人开悟的门路。

——听话听音，我们学别的也应该这样。

——沈开木教研究生看文章要看透好几层。不仅把字面上的意思看清楚了，还要把字面后面的意思看清楚了。写字好的能力透纸背，会读文章的也应该力透纸背。

——于老师，你讲气功语言很简洁，容量很大。上次来了个教气功的，人挺好的，可是话太啰嗦了，老是"意到气到"的，还有个字不会写，他挺着急的，学员也着急。

——这就是语言学和搞语言的人的优势了。辅导员班上专门有语言一部分。说话一乱，气场就乱。教气功是口授心传，说话要生动，要心平气和。还有你注意了没有，我每次下课前都说什么了。

——"希望大家睡个好觉""祝大家身体健康，功力增长"。噢，我知道了，都是良性意念。

——在气场上批评也要尽量正面说。中医说内伤七情，例如怒伤肝，忧伤肺。话通过人的听觉神经刺激大脑，可以叫人生气，也可以给人温暖。心理治疗很重视语言。

——生活里这样的事很多。陈章太跟你写的书《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里说过。

——有人提出作家学者化。作家可以当各种学者，我觉得作家都应当多学点语言学，其中有些人应当成为语言学者。现在气功师文化程度高的不多，气功师都应当学点语言学。学语言学不容易，学气功相对要容易一些，语言学者学气功是提高气功师文化程度的一个途径。噢，张宏堡老师上过黑河职工业余大学，学的是中文。

——于老师，刚才说的都是语言学对气功的帮助，那么气功对语言学有什么帮助呢？

——1990年第1期香港《普通话》杂志上有篇沈锡伦的文章《源出于佛教文化的词和成语》，谈到的成语有“唯我独尊、一尘不染、大彻大悟、功德圆满、本来面目、一丝不挂、想入非非、邪门歪道、当头棒喝、面壁功深、现身说法”等。中国不少气功融汇了佛道儒医武的精华，跟气功有关的成语就更多了。有个作家林晚，写了本书叫《他，是神又是人》，后来发表在《热点文学》上，里面有两处写到张宏堡老师谈论成语：

中国古代成语中有许多都是来自功夫界的，什么“心诚则灵”啦，“呼风唤雨”啦，“百兽出笼”“无中生有”“气味相投”“移花接木”“移山换景”，等等。

师传又有两种传法，“心传口授”，你看，这又是成语。你别笑，你们搞文学的，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中国成语的来源。“穷则思变”是从哪里来的？是易经里的一句话。

其实，这一类的还很多，例如“神通广大、聚精会神、意气相合、心领神会、一团和气、心平气和、一分为二、一声春雷、天人合一、五体投地、九九归一、修心炼性、精神饱满、回光返照、恍恍惚惚、浩然正气、邪不压正、清静无为、近取诸身、返本还原、心猿意马、顺乎自然、自然而然”。有的跟气功有关，有的是气功里的用到了日常生活里。可见得中国的气功跟人们生活的关系很密切，影响很大。要理解这些成语，光查词典是不够的，最好会一点气功。这不是气功对语言学的帮助吗？如果要写一本《气功和语言学》或者《气功和语言》，一开头可以是“成语篇”。我不知道研究文化语言学是不是要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个问题，语言到底是什么？

——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的思维工具。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信息的载体。

——载了些什么呢？

——思想、感情，还有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关系。

——还有吗？

——没有想过。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说："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怎么理解？

——我知道了，话里面把说话人的心气都载进去了。一个人的基本品格，说话时候的情绪哪怕是很细微的，在话里都能反映出来。

——大概还有他的身体状况。

——能不能说载的是说话人的全息呢？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还不止。

——"不止"？能不能略举一例？

——语忌十成！

——话里面有这么多信息，为什么不少人接收不到？

——那是这些人的接收部分不够灵。

——看来古人说"文如其人"，意思还挺深的。韩愈在《答李翊书》里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大小毕浮。气之与言有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这里说的气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心气？如果是这样，说文气是文章的气势、文章的思路，就不很贴切了。

——我们从"载体篇"转入到"风格篇"了。风格是个整体。我在《语言学通讯》1989年第1、2期合刊上一篇论张

炜小说语言风格的文章里说过：

张炜世界观、人生观的调整，恐怕不只是造成了他小说语言风格的变化，可以说，还引起了他语言观——至少是风格观的调整。他特别瞧不起“那些工于心计、使用小手段骗取各种利益的人”。我想，他一定是认为：大自然哺养着人，人应该感受着大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跟大自然应该和谐，人应该自然。

张炜小说语言的美，并不只是表现在一些字词句段上，他注重的是整体的气。他在《古船》里就写到过书的气：

“有人读字。有人读句。我读气。”

抱朴陷入了茫然。他想问老人什么是“气”？一本书里怎么会有“气”？老人振一口茶说：“写书人无非是将胸襟之气注入文章，气随意行，有气则有神采。读书务必由慢到快，捕捉文气，顺气而下；气断，必然不是好文章。一页书猛一看无非一片墨色，字如黑蚁；待文气流畅起来，有的黑蚁生，有的黑蚁死。你两眼只看活处，舍弃死处，顺势直下，当能体会写书人运笔那一刻的真趣。不然就枉费精神，只取皮毛，读书一事全无快乐可言。”

《山东文学》1988年第10期的《满地落叶》里说得更透彻了：

我随身携带的书总是我最喜欢的，从内容到书的装帧。它必须是洁净的、精美的，同时又必须是自然和质朴的。有一次我读到一本矫揉造作的书，读到不能容忍，就扔到了一团茅草里。那团茅草日后会有人收割，活该有人把它割出来……我手中的书与果园的气息、风吹树叶的声音，还有我的心境溶为了一体。这是一本诗集。诗人心身放松，又满怀激情。

小说语言的气，我们大概可以解释为小说语言的品格，它是作者品格的表露。张炜注重的正是整个作品语言的品格，这是我们认识《古船》的语言，更是认识《满地落叶》的语言的钥匙。张炜崇尚和追求的语言是洁净、精美、自然、质朴。语言、大自然、作者溶为一体。作者心身放松，又满怀激情。

——我记得那篇文章里还说过："《满地落叶》的某些情节的安排，某些词语的使用，显得有些稚嫩，甚至有些笨拙，这也是好原谅的，因为这些好像也显得那么自然。"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小小的饭桌被我笨拙地晃动了一下，碗里的汤洒出了一点。汤在桌面上流动着，一直向她流去。她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这个情节在生活里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安排得比较笨拙。结尾的地方："我最后回头看着——她站在那儿，像我第一眼看到的一样：微红的脸庞，稍微有些圆的黑漆漆的眼睛，紫红色的衣服束在了粗杠蓝条绒长裤中……真棒！"这个"真棒"显得稚嫩。不过我不赞成雕琢。又不是做格律诗，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甚至推敲得走在街上自言自语。有个外国大作家好像说表述一个动作最好的动词只有一个，描述一个什么最好的形容词也只有一个，作家要把这最好的一个找出来用。我看不见得。有时候好几个词都挺好。自然，是上品。有的印章故意去掉个角，是为了显得自然。

——你和刘一玲评王蒙小说语言的基调是"鲜活"。

——我喜欢鲜活。我不喜欢什么"成熟、炉火纯青、天衣无缝"，我觉得那些像是贬义词。果子成熟之后怎么样呢？掉下来，开始烂掉。气功里有个说法叫"壮老"，成熟了就要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

就要死。我喜欢的是：层次挺高的，有生气，某些地方又不脱稚气，或者叫孩子气。我们在《不断探索的历程》里说：

王蒙在探索，经常出一些新招儿。既然是探索，有些用法是偶尔试试，有些用法尚不够熟练。不过，成熟也是相对的，如果成熟是一种僵化，一种框框，那么离死亡就不远了。如果今天比昨天成熟，今天又是为明天而探索，逐步成熟，这才是鲜活的，因此，王蒙小说语言的鲜活，还由于他不断地探索。

——于老师，我觉得你考虑气功和语言学也是探索。

——我不希望我的研究模式化。

——于老师，不少气功书上说"不立文字"，这是为什么？

——一说"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这是说功是靠心传的，光看书不行。一说"口口相传不记文"。这是说不少书上说得不对，有的是怕泄功不肯把高功夫写出来。一说"法过语言文字"。认为语言文字尽最大的努力来表达，充其量只是相似，并不全等。实实在在的那个东西，你要用别的方法来直接感觉到它，这叫现量，语言文字是比量，近似于现量。

——这挺有道理。语言并不是所指的本身，比本身总要少掉好多东西。铃响毕竟不等于真的送吃的来了，条件反射有时候会上当。"梅"这个音也不是梅本身。我看到一篇小说里说，一个人渴得要命，想梅，还是渴，后来想醋、醋精也没用。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我们的交际也是大概其的。双方在主要点上差不多，交际就能进行。要交际得尽量好，需要双方语言表达得好，还需要双方在交际的范围里头有很多共

同点。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双方心相通，稍有表示彼此就明白了，有时候不用说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高层次的气功里头是不是都不用语言文字，或者说讨厌语言文字呢？

——我想不是的。问题是不要或者少受语言文字表述的局限性的影响，不要停留在对语言文字表面意义的理解上，更不要被层次不高的一些东西所迷惑。最近看到一本《禅》杂志，发刊词里说：

> 禅的本质是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的，所以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而，语言文字虽不即是禅，但禅师们为接引学人、指示向上一着，却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语言文字。正如《六祖坛经》所说：“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可见禅宗强调“不立文字”，并非不用文字。

——真有意思。

——古代传道还常常用身势，也是一种符号。我们叫身势语、体态语，又叫副语言，也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内。例如有故事说俱胝和尚问天龙禅师：“什么是佛？”天龙禅师只竖起一个指头，没有说话，俱胝和尚明白了。“竖起一个指头”是典型的体态语，比语言模糊，只要让对方明白就行了。又如经里记载释尊在灵山会上，手里拿着一朵金色的优钵罗花，安详而立，不说话。参加法会的大都不能领会，只有摩诃迦叶尊者破涕为笑。释尊用的体态，比语言来得形象，或许是特殊的体态语。这方面的体态语也很值得研究。

——于老师，我读过你写的体态语的文章。

——都比较浅。安徽师范大学周国光、李向农、欧阳俊

玲编写了一本《体态语手册》，早交给出版社了。那本书不像以前很多人从人类学社会学来谈体态语，而是从语言学来谈的，角度和方法上有重要的突破。

——我看到一本书上引了1989年12月4日《中国妇女报》上的消息，说江西省一位26岁的农村姑娘江玉珍，以前不会说普通话，经过一场大病，忽然说起了普通话。

——我也听到过类似的一两个传说。有条件的人可以仔细调查一下。如果根本没有这回事，就澄清一下。如果大致属实，就值得深入研究。这涉及到语言获得的种种途径，还会涉及到对大脑装置的认识。我们还不会糊涂到要利用类似这样特殊的方法来推广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对这样的消息作一番调查还是需要的。

——看起来气功和语言学涉及的内容挺多的。

——还有个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

——对了。理论和事实的问题争了好久了。

——学气功是功法和功理交替上升。又说经过"体悟证得"四个阶段。首先自己身上得有感受。有了感受，有了这个事实，就会想为什么，就是探讨理论了。有了个初步的理论，回过头来一看，它能管这个事实，还应该管那个事实，一用，管了，功夫上去了，这是理论的验证，是理论的应用。这就得道了。如果不能得到验证，就要调整理论。以后功夫上去，原来的理论又要相应调整。大的阶段是这样，小一点的阶段也是这样。身上有功夫是基本的，是前提。一般说来，有哪个层次的功夫，才能讨论哪个层次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有用，也比较靠得住。我碰到几个这样的人，对气功很热心，懂得很多，资料很多，可是谈着谈着，我总觉得有好多地方不对头，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点功夫也没有。

理论当然是重要的。也有一些人功夫不低，可是理论不高。好多功夫不是悟出来的，是别的渠道来的，他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也不大会教。这些人毕竟有功夫。这些人如果理论提高了，功夫会更高。多数有功夫的人，也有理论，只不过不成天挂在嘴上罢了。蒋维乔《因是子静坐禅定全法》结语里说：

> 理论与实践两相结合，效果就产生了。我们研究学问，或者从事修养，往往都喜欢在理论方面追求而忽略实践，这是错误的；任凭你理论研究得十分精深，若不去实践，这等理论也像建筑在沙滩上，基础并不牢固，这叫"说食不饱"。你对人说什么东西味道最美、最好吃，但实际上并没有吃进你自己的肚子，怎么会饱呢！也有一类人，恐怕理论太深，太难明了，就抛弃理论，专去实践，实践不得其法，单是盲修瞎练，非但得不到益处，反而得到害处。这又是脱离理论的毛病。所以理论与实践，正像车的轮和轴，缺少一件就不能行。

语言研究的理论和事实问题，我在《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的《留心各种语言现象》里说过：

> 古代有人把材料比作小钱，把理论比作钱串子，于是开辟了钱跟绳子之争。……钱与绳子孰贵孰贱？我看无所谓贵贱，因为小钱有绳子串着，绳子上串着钱。这部分钱和钱串子，同那部分钱和钱串子，有小局部与大局部之分，有低层次与高层次之分，有纲部与目部之分。钱与绳子是不可分的，只是我们要认识它们的各种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小局部到大局部，由中观到微观，是一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从考察钱开始，而且找钱所花的时间比较多。具体到一个人，不妨某个阶段

多考察钱，然后花一段时间多考察一下相关的绳子，然后再用进一步的网络意识来侧重考察钱，螺旋般前进。

——这已经是很多学科研究的原则问题了。

——还有一个不限于语言研究的原则问题。应用不等于简单的把现成的理论拿来用用。大理论就那么一些，为什么用起来就大不一样了？这有个对理论的掌握、理解问题。应用对理论有验证、调整、补充的作用。有时候是很大的调整。同样是意念力理论，长手指就不算什么功，长个儿和减肥就是很高级的功，搬运香味儿更高级了。所以不能小看应用研究。拿语言学来说，有一种说法，应用语言学是理论语言学的应用，本身并没有理论。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就拿理论应用来说，语言学的各个学科有谁准备好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好让我们来用呢？我们一面解决实际问题，一面还要注意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来完善或者建立某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本身还有理论和方法。不注意理论，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时候好心还做了错事。就是一时有点效，也没有后劲儿。另一方面，要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没有有效地解决一些问题，没有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一上来就要论什么什么，能论出个什么来呢？我觉得理论和应用都有个层次问题，例如概括了第一层次应用的基本规律的第二层次的理论比第一层次的应用高，而掌握了第一层次理论的第二层次的应用则比第一层次的理论高，当然比第一层次的应用高。我们搞理论总还是要用，提高认识、改变观念也是一种用吧。

二、超前意识

——于老师，听说有一天傍晚正下着细雨，天上云层很厚，你跟两位朋友看天气，你说第二天天晴，最高十七度。第二天果然如此。

——这是在练预测，在气功里叫慧眼功。我是在练，也常常有测不准的。

——这跟我们的语言学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做稍微大一些的事情之前都在预测。比如说你还在费心思地搞语言学，不赶快改行，为什么呢？

——语言学挺重要的，我本来就学的这个。

——搞语言学，现在可太清苦了。

——总会好起来的。

——你这是在做什么？

——啊呀！我也在预测！

——你当初念书，选择上大学，上大学又选择语言学，语言学里又选择现在的专业，一系列的预测，而且大的方面是成功的，预测是有效的。

——这好像是一般人都可以的。

——预测本来就是一般人都可以的。

——我当初那样选择也没有许多把握，那些想法也没有

发表。

——我们现在许多文章不是在谈将来吗。有的文章就叫“回顾和展望”。

——对了，林裕文先生在《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上就发表了一篇《回顾和展望》。

——1990年6月我们研究所举办了个“普通话和方言问题学术讨论会”，谢自立先生宣读的论文就是《对未来六十年我国汉民族语言生活的预测》。

——真有意思。

——我们定计划，立选题，都要预测。特别是谈语言现象的，谈新的现象的，总觉得这些现象值得注意。如果真的是一闪就没了，一般总还要等待和观察。

——最不好办的大概就是怎么对待新的语言现象了。

——难的确难。之所以造成了难，大概还跟我们不少人觉得对此无能为力有关。有人就觉得语言现象的命运是不能预知的，哪怕他自己的研究的确是在预测而且也大致不错。但是这样毕竟抑制了他自己这种能力的发挥，有时候他还来抑制别人。

——我原来也以为预测只是某些自然科学才有的。现在看来这是普通的事情，不预测不是在盲动吗？

——预测，还有个说法叫超前。秦旭卿和鲁文在《云梦学刊》1989年第4期社会科学版上有篇文章就叫《理论要有超前意识——王希杰先生修辞学研究的意义》。我们以前重视超前不够，不少工作不说有些盲动吧也是够被动的。几十年来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这种事吗，一个语言现象出来了，就说是不规范的，不许这样说，而且批，还列为作业叫学生批。等到这种现象多起来了，说话就有些余地了。等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r